

作者发言

文学路上要结伴同行

在众多的文艺创作中,文学创作是比较独特的一类。像歌曲、舞蹈、影视等这些文艺作品可以集体创作。文学创作绝大多数是个人行为,实在是一件很孤独、很痛苦、很艰辛的事情。我当初与人一起创办《九龙文学报》时,专程到长沙请谢璞、李元洛等文学名家题词。其他老师都是鼓励的话,唯有李元洛老师的题词很特别,就一句话,“文学之路很艰辛”。当时感觉没什么,经过几十年的磨砺,我才深谙其中三昧。

这些年来,夜深人静之时,或在窗下挑灯夜书,或在枕上抱书入眠,总是在与古人对话、与传统观念对决、为社会弊病把脉……仿佛孤身一人在茫茫无尽头的旅途跋涉,孤独寂寞冷。所以我觉得,文学路上需要结伴同行。记得十几年前,我和

外地的二十多名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,相约于QQ群。虽然大家素未谋面,有的甚至现在还没加好友,但大家相互鼓励,一路前行。当初的二十多人,如今有十几个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作协,就是一个让我们在文学路上结伴同行的组织。希望真心想在文学路上走下去的人,多参加作协的活动,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。

文学创作要突破自我

著名画家贺天健先生说过,艺术家的成长就像蚕,吃桑叶、吐丝、结茧,但是需要咬破茧才能变成飞蛾,才可能有突破、有第二次生命;如果一直在蚕茧里面,你的艺术就完了。我觉得,文学创作同样如此。文学创作的过程,就是不断突破自我、不断成就新我的过程,永远不要停滞在自己已有的模式上。

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,差不多每隔两年左右,我就感觉写不下去了,写来写去总是不满意,因为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没有新意,没有出彩的地方。为此我经常不断尝试,不停摸索,直到突破了固有思维,找到了新意,才开始另一个阶段的写作。

去年7月份,我在湖南作家网上看到《芙蓉》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衡阳专辑征稿启事,便想写篇文章参与一下。但是具体写什么,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一提到旅发大会,大家便会想到山水名胜。我以前经常写山水散文,知道这类文章很难出彩,即使写出来也不一定被刊物采用。于是我另辟蹊径,选择鲜鱼米粉、南岳素菜、绿豆粳把这三种衡阳的美食作为写作内容。文章写好、修改后发到指定邮箱,一直没有回音,认为落选了。但我觉得很正常,天底下文章写得好的多了去了,当以平常心待之。刚好上个月有个编辑向我约稿,便把这篇文章给了她。她看后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。没想到的是,前些日子,《芙蓉》的工作人员联系我,说那篇文章被《芙蓉·衡阳专辑》采用了,准备发稿费、寄样刊。害得我赶紧向约稿的编辑发信息,请求撤稿,一个劲地赔不是。

突破自我的另一层意思,就是要敢于向更高级别的报刊投稿。我个人有纸刊情结,觉得文章写出来就应该在刊物上发表出来。也许这种观念在纸刊式微、移动优先、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时代有点落伍了。

文学作品要精益求精

文章千古事,马虎不得。

写文章,要爱惜语言,力求精益求精。从事写作这些年来,我认识了全国各地很多文朋诗友,其中一些朋友特别爱惜羽毛,对自己的文章一再修改,在投稿前还请朋友为其把关,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,令人钦佩。有的朋友认为自己写的文章完美无瑕,不管好坏,写好后就投稿;有的朋友认为反正有编辑把关,错几个字无所谓。其实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是错误的。我听一位朋友说,某杂志编辑部对有错别字、病句、逻辑错误的来稿,只有一个处理结果——“枪毙”。

写文章,还要在立意和选题上精益求精,避免“踩雷”。在写作时要少写消极颓废的,多写积极向上的。我前几年一直在写“生态散文”。我在写作时虽然也有对环境保护的反思,更多的还是用文字来表现自然环境的美。前年,我开始写非遗系列散文,其中写隆回滩头年画的《守护》在《创作》发表,写邵东车马灯的《闹春》在《莫愁·小作家》发表,写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的《豆腐酿》、写城步山歌的《杉王树下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,还有几篇待字闺中,等着出嫁。在我看来,文学的尽头是生活。比文学更重要的是生活,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,才有心情去创作。我们可以用文学灯盏照亮生活现场,也可以用生活的点点滴滴滋润我们的文字。

我一直是在新闻和文学边缘游走的人……爱好文学,却没有拿得出手的文章。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,有朋友祝贺我。我说,我也算一个励志的典型吧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对人说,像我张亦斌这样把文章写得那么烂的人都可以加入中国作协,你为什么不可以啊!

祝大家在新的年里多写、多发精品力作,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。

(张亦斌,邵东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幸福一家

刘玉松 摄

读者感悟

作文先做人
写作必写情

——读唐志平诗集《生命的舞蹈》

罗惠明

我是诗歌殿堂的门外汉,对诗人甚是羡慕。我较早一段时间写散文,中间一段时间从事公文写作,近一年来开始学写小说。30多年前我写过几首不像诗歌的诗后,再没写过诗,也一直不懂诗歌。但偶尔读诗,解解馋,虽似懂非懂,也乐在其中。我认为,诗文都是相通的。所谓“诗言志”“文达情”,只不过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。

我对唐志平主席领导的邵东市作协仰慕已久,入会的想法早就有过。去年6月29日,在朋友的带领下,还不是会员的我厚着脸皮参加了邵东市作协举办的邓润寅小说集《一屋月光满》品读会。唐志平完全把我作为会员,给予同等待遇,我很感动。两个月前,我正式提出入会申请。前几天,终于应邀到作协办公室办理会员证。唐志平还送我很多书报,包括他新近出版的诗集《生命的舞蹈》。

回家后,我捧起《生命的舞蹈》读起来。我不懂写诗的技巧,更不会写诗,但相信在这里谈一点点初读诗集的感受,大家也会包涵。“作文先做人,写作必写情。”这是我参加《一屋月光满》品读会后在朋友圈分享的两句话,今天用来做读后感的标题,用以表达我的敬意。

唐志平的诗集中有“眷眷亲情”“绵绵乡情”等6辑。他的诗,充满对生活的热情、对工作的激情、对家人的深情、对朋友的盛情……从头至尾流露出真情实感。

因为追求真善美,所以对生活时刻充满热情。艺术源于生活,写作根植土地。写自己熟悉的生活,写自己的真情实感,是对写作者最基本的要求。唐志平《风雪夜归人》最后几句:“雪花飘飘扬扬/脚步深深浅浅/雪地里走出错综的诗行/迎着风雪一头撞进温暖的柴门。”《好大一场雪》中的几句:“打雪仗岂止是孩提的游戏/瞧男女老少在雪地里疯狂嬉闹/刚堆的雪人脸上也挂着笑。”冰雪是冷的,人心是热的。还有《广场舞》《徘徊在城市的边缘》等,无不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芒,无不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。

因为不抛弃不放弃,所以对工作时时刻充满激情。组诗《生命的舞蹈》表面写的是一些常见的小动物,比如蝴蝶、蜻蜓、蟋蟀、蚂蚁、萤火虫等,但实际是借物抒情,表达对工作的认真和坚持。《蜻蜓》:“忍受着黑暗和痛苦/一只小小的爬水虫/从稻田里,羽化/在天空中,飞舞……在充满欲望的田野中/打捞着。”《蚂蚁》:“要下雨了,它独自往高处爬/小心地绕过/倒地的树枝 冷硬的石头……它速度极快,像一个舞者/更像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。”人总要面对工作的变换,心态的调整。很多时候的选择不是正反好坏两个方向,而是四面八方向头万绪。这些诗句何尝不是作者自己丰富多彩生活的写照?何尝不是其内心感情的迸发?

因为长久生活在一起,所以时刻对家人充满深情。因为经常在一起,难免有些磕磕碰碰。“绵绵乡情”这一辑中,亲情随处可见。如《妻子的母亲节》,看似平平常常的几句口水话,却饱含深情。

因为“一个好汉三个帮”,所以对朋友充满盛情。大家都知道,唐志平是一位热心人,对朋友总是倾囊相助。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,但在本诗集中收录的相关诗歌太少太少。我仅举一例,如他的《我是一名政协委员》,里面有满满的责任与担当。

好的人品、浓厚的感情,成就了唐志平这一部好作品。

书与人

书是最好的向导

——听吴昕孺聊阅读

管叶平

去年12月6日下午,作家吴昕孺随夫人回其娘家,探亲之余应邀来到武冈一中举行文学讲座。武冈一中文学社社员、武冈市作协部分会员等共300余人参加了讲座。

吴昕孺,1967年生,长沙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湖南省“三百工程”文艺人才,现任湖南教育报刊集团总编辑,出版有长诗《原野》、现代诗赏析随笔《心的深处有个宇宙》、少儿小说《牛牛纪》、长篇小说《君不见——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》等作品三十余部。

主持人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,讲座开始了。吴老师笑容可掬,戴一副方形的灰腿无框眼镜,文质彬彬。他把麦克风抓到嘴边,清了清嗓子,不急不慢地自我介绍起来。

“近年来有朋友问我,是怎样成为作家的?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,后来仔细想想,是阅读。”吴老师自问自答。他翻开自己的小说《牛牛纪》,说:“书中记述了我10岁时在老家放牛的‘糗’事。一天,父亲送我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我在里面却找不到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的答案,认为这是一本‘不称职’的字典,我再也不想看它了!父亲说,没有可以穷尽一切的书。我反问,那要我们读书干啥?父亲告诉我,在这个世界上,书是最好的向导,它能引导我走向远方;《新华字典》里没有故事,但它是一切故事的‘源头’。这句话让我突然醒悟。从此,我借助《新华字典》,爱上了阅读。”

吴老师认为,阅读是人的天性。除了眼睛用来观察外,耳朵用来倾听、鼻子用来感知气味、舌头用来辨别味道、皮肤用来感知冷暖以及疼痛,都是阅读的迁移与拓展,是阅读的一部分。他说:“阅读不是喝茶不是散步,是心智训练,是‘精神体操’。”吴老师自带“故事”的讲解,就像一块磁铁,把大家的眼睛和注意力牢牢地吸引住了。整个报告厅静悄悄的,大家都在用心倾听,生怕漏掉一句话。

接着,吴老师谈到了怎样阅读。第一,不要迷恋手机,要多读纸质经典。通过手机获得的知识充其量算作阅读的“佐料”,读纸质经典才是阅读的“主食”。第二,不要只“喜欢喜欢的”,更要“喜欢别扭的”。读起来感到“别扭”的书,才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,闯进了一片前所未见的风景。一旦把这种“别扭”摆平了,你就会长见识、长力量、长智慧。第三,不要崇拜性阅读,要敢于质疑。每一个伟大的作家,他的作品都有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。他举例说,10年前,有一个养过蚕的初中女生发表了一篇《一只被化装成蝴蝶的蛾子》的文章,

驳斥了“破茧成蝶”的说法。这说法混淆了茧和蛹、蛾子和蝴蝶,为了美而失真,为了励志而造假。第四,要在阅读中努力拓展一部作品的宽度,挖掘一部作品的深度,树立一部作品的高度。他引用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中的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,和《论语·先进》中的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……咏而归”,进行剖析和讲解,向大家展示了作品意境的深远。

吴老师还从自己多年的阅读积累中,总结并分享了“人与自然的三重境界”。第一重境界:人对自然山水的向往与仰望,人从自然那里汲取力量。如王维《终南别业》所说: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”第二重境界:将自然事物当作与自己平等的对象,如好友一般同气相求,互相观照。如辛弃疾《贺新郎》所说: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第三重境界:人作为万物之灵,汲取自然灵气,又反哺大自然,让大自然因人而变得更美好。如柳如是《西湖八绝句·其一》所说:“大抵西泠寒食路,桃花得气美人中。”

随后,吴老师讲到了阅读和写作的联系。他说:“学会了阅读,写作还会难吗?通过阅读,让一个‘小我’成长为‘大我’,渐渐明白了这个世界,对这个世界就拥有了‘知情权’。而写作,让我们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,在物质世界之外再缔造一个精神世界。写作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拥有了‘发言权’。阅读是让我‘看见’世界,写作是让世界‘看见’我。”

吴老师又随手拿起讲台上自己的长篇小说《君不见——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》,他说:“我从小就喜欢李白的诗,当我阅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突然想起了一个‘老话题’:杜甫专门给李白写了12首诗,而李白只回了2首,很多人据此认为,李白过于高傲,不待见杜甫。我觉得他们不是‘塑料兄弟’,而是情深谊厚。我就来了灵感,创作出杜甫每给李白写一首诗,李白就给杜甫回一封信,去还原谜一样的盛唐、仙一样的李白……”

吴老师风趣睿智的讲话,多次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。我的手掌都拍痛了。

(管叶平,任职于武冈市实验小学)

